



ZHISHENG

◎ 辉 戈 著

智胜

当代谍战绝密档案



脂气熏熏陷阱如林

魅影丛丛谍云似雾

滔天阴谋即将得逞

下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当代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智

胜

下

辉戈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篇目(CIP)数据

智胜/辉戈著. - 内蒙古: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3.10

ISBN 7-80506-923-9

I. 智 II. 辉… III. 当代谍战绝密档案

IV. I2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9683 号

智 胜 ① 辉戈 著

责任编辑/ 李肖平

出版者/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地 址/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08 号

印刷厂/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

印 数/ 1-3000 册

字 数/ 250 千字

出版日期/ 2003 年 10 月第一版

200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06-923-9/I·623

定 价/ 39.80 元(上、下两册)

目 录



第九章	1
第十章	53
第十一章	85
第十二章	137
第十三章	178
第十四章	220
第十五章	265



智胜

第九章

28

“为什么？”鲍智颖趁机问。

“我也说不清楚。”

“怎么回事？杏红结婚了，他的老公是谁？在哪儿工作？”鲍智颖问。

“你想同她结婚？”刘二妹似乎听出来他面前这先生同杏红很有些感情，不禁反问道。

“说实话，杏红待人挺厚道。不过，我待她也不薄……我和她很要得来，我经常带她去舞厅，几天不见了她，心里就象缺了些什么……她是不是结婚了？”

“没有。”

“那，她到哪里去了？她不是经常同你在一起吗？”

“她，出事了……”刘二妹悄声说。

“出了什么事？你告诉我……”鲍智颖说。

“这事说起来，难以启齿。”说着，刘二妹又把头搁在膝盖上。

鲍智颖说：“这有什么不好讲的，不外乎就是被奸污……这类事儿，你我不是没见过？”

“你不要对其他人说，现在想起来我都感到害怕……本来那天下午，我和杏红是存心到南山寺去玩的。刚走到半山的树林里，就遇上个男的。那人像是个港商，个子挺高大。他披一件风衣，像是从山上下来。他见树林里只有我们两人，就走到我们

当代谍战绝密档案



智胜 ●

面前。说他想要那个的意思。我问他，给好多钱？那个人说，五百。本来我俩没有心思在山上做那事，又怕被人发现抓进派出所。我就故意说，五百少了，要一千。那人也爽快。就说，一千可以，时间得一个小时。我经常在 OK 厅做，钱也挣了些，就给杏红递了个眼色，叫她去把一千元钱挣了。杏红也想挣这钱。她问，地点在那儿？那男人说，就在那边的大石块那儿。那儿，我们曾经去玩过。那里比较清静，一般到这山上来玩的人是不到那里去的。我就对杏红说，那你就跟倒他去嘛，我在这儿等你。这样，杏红就跟在那人的身后朝那大石块的地方去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见杏红转来。我想，那男人出了那么多钱，可能他做了那事之后还要在那儿谈谈心。于是我又等了半个小时。

“这时候，山上起风了，眼看雨就下起来了。我就跑到那边去喊他俩，先在距离大石块不太远的地方喊了几声。无人应声，走到那儿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这时候，我看见那大石块的旁边有几砣卫生纸，走近一看，把我吓了一跳，那卫生纸已被血浸透。顿时，我就意识到了杏红遇到了麻烦。当我注意地看那地方时，简直把我吓懵了。靠石块的草坪上的那滩血好多啊……”

“可人呢？人到哪里去了呢？我在山上到处找，这时雨又下起来了。又打雷，又是雨，我全身都淋透了，那山上的庙里没有人，几个亭子里也没有人……心想，准是那人把杏红送进了医院，可在山门边一问，也没有见着有人把病人扶下山……”

“第二天，我到他们家里去问，他父亲装聋卖傻。看样子，她家里的人还不知道。于是我就在城里的医院找。心想，她流了那么多血，必然伤得不清。结果跑了市里大大小小数十家医院，花了几百元的出租车费都音信杳无……我估计是那人把她害死了……”

Dang Dai Die Zhan Jue Mi Dang Dai



智胜 ①

“今天我想了又想,这件事情就是公安局的查出来了,我也没有多大的责任,我又没有强迫她去卖淫,而是她自己去的……所以我不怕……到今天才到这里来上班,但一走进这些地方,腿杆就打颤,浑身就没力了……你这先生还好……进来也挺规矩……算我遇到了好人……”

这时候,刘二妹的精神似乎好了些,眼里也有了些光芒。

“那人长得像什么样子?”鲍智颖问。

“这人是方脸,高鼻梁,头发是黑色的。披那件风衣是灰色的,穿的是黑色西服,打了条领带,下面穿的裤子也是黑色的,个子高大,估计有一米八的样子。”

显然这一体貌特征和何四彩的衣着、身高是两码事儿。

“莫非,那人用枪把杏红打死了?”

“他开枪……我能听到枪响,何况我等他的那地方,离石块很近。”

“你没有想到吧,这女人是泉州船舶公司的离岗待业青年,叫王杏红……”马主任看着金波潭笑着说。此时,他那松驰泛着黑晕的眼皮缝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唉,令人不可思议,一个嫖客怎么和间谍联结在一起?嫖客作出的行为,是寻求性的欲望和满足。产生这种心理是低层次的思维未能受到理智的约束,而出现的放荡不羁。根据刘二妹提供的情况,她二人走到树林时,那港商模样的嫖客正从山上下来,在他们相遇的期间,嫖客萌生了性的欲念,显然是这嫖客的感官受到了这两名妙龄女郎的诱惑。可他对这两名女青年竟没有选择。从死者王杏红的照片和甲—B在红玫瑰小夜吧获取的刘二妹的照片看,刘二妹比王杏红更具性的魅力。应当说这嫖客出高价,要选择刘二妹而不是死者。可事情却恰恰相反

当代谍战绝密档案



智胜 ①

……这只能表明嫖客当时的心态已进入到性欲高潮……饥不择食了。”

可是从大石块旁边那滩血迹看，死者必然要本能地发出惨痛的叫声……可在相距不远的刘二妹当时竟没有听到……这也许死者当时没有能够叫声来，她的嘴已被捂住。

可是，尸体检验时，死者的头颅是枪伤，从头盖骨被震开的裂纹分析，死者象是自己朝自己的头颅开枪。

“那么，这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嫖客在南山大石块那儿将王杏红摧残至昏迷之后弄到山下某隐秘地点……

“假设那隐秘的地点是一间屋……嫖客窥取了何四彩身上的卡片密码之后，开枪将何四彩杀死……然后移尸到那房内……强行叫昏迷中的王杏红拿枪向自个儿头脑开枪……再将这两具尸体转移出来……可这间谍为什么不把尸体抛入江中，而要经历这如此复杂的过程把尸体运到玉观桥上面的河滩……

“这一系列则不象高智商的间谍，倒象是个神经错乱，精神失常疯子所为。……”

“唔……你的思维是敏捷的。”马主任点了点头。他赞许的目光看了看金波潭，端起茶杯，呷了口茶，掏出卫生巾抹了抹嘴唇。

“这间谍案就不象搞一般的侦破那么简单罗，间谍习惯于超常思维，有时候他所实施的行为，简直令人捉摸不定。他所制造的假象，完全可以达到‘纯真’的程度。为了使对方的注意力发生转移，他可以创造出一种千奇百怪的氛围，使你陷入迷宫……正由于这样，我们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各种感官，进行超乎寻常的思维……”

“从目前的情况看，河滩上的那两具尸体是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一是何四彩，二是王杏红。据甲—B考察，何四彩不是那港



智胜 ①

商嫖客,因为何的体貌特征与那港商嫖客的体貌特征炯然不同。因此,目前的 WHGAR 资料窃密案目前我们已发现了三个人。从尸检情况以及刘二妹反映的那港商嫖客案情况看。港商嫖客具有杀死王杏红的嫌疑……可他为什么要把何四彩和李杏红的尸体运到玉观桥以上河滩,并且并列地摆在那儿,而且还把 WHGAR 资料放在何四彩的衣笥内……显然是为了掩盖其真实意图——窃走 WHGAR 资料。并且牵制我们的注意力,要我们形成这样的错觉,WHGAR 资料没有被窃密,调查要围绕何四彩与死者的关系展开……这就自然触及到了那敏感的问题,涉及到栾副市长。因为何与栾的叔侄关系,必须要牵到栾的情感。他是政府官员,这种权力的情感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必然是不小的阻力……

“我们不能不把这种企图称之为一种掩护的行为……”

“既然间谍的企图是掩护,那么他掩护什么呢……人已走了,不需要掩护,人在这里才需要掩护……间谍的思维虽然是超常的,然而他的这种常识性的企图却让我们看出了他的破绽。”

“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我们稍加‘二律背反’这条线索是这样的明晰:间谍在泉州。间谍需要在泉州生存,不得不制造出假象。不然,他们怎么会把半坡中遇见的素不相识的王杏红杀死,而同何四彩的死体并列在那河滩上……”

“间谍在制造假象的同时,也就暴露其罪恶的阴谋。”

“当然,间谍考虑的问题是十分周全的,几乎没有疏忽的地方,比如说,如果当天晚上打渔人柯天富未发现那河滩上的尸体。那尸体被洪水冲走……这对间谍来说是好事,我们侦破的难度加大,如果有人发现了这也就达到了其掩护的目的……”

“既然如此……既然间谍在城内,那我们的指挥中心也就应当秘密地迁至这儿……”

当代谍战绝密档案



智胜 ●

“既然间谍意图如此，那我们就：‘上他的当’吧。这就叫《孙子兵法》中说的‘将计就计’。”

“因此，我刚才打电话通知你来就是策划这将计就计的问题……”

马主任看了看表。见时钟已指向十一点了。

于是他说道：“这时间不多，我谈些意见。”

“一是，对甲—B 和朱阁亮发现的王杏红这一线索必须进行严格的保密封锁，与此同时，继续组织力量加大对那具无名女尸的查找和调查，以配合甲—B 和朱阁亮的秘密行动。这叫做‘声东击西，攻其不备’。”

“二是，既然间谍要把何四彩和王杏红的尸体摆到那河滩制造假象来迷惑我们，同时企图使我们在侦察的过程中牵动对赵信的情感。那我们就绕着这鼻子转他一圈吧……转他一圈又何妨？牵动了柔的情感就牵动吧！这样，以假对假……我们就来它个将计就计。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减少损失和失误，防止何四彩的妻子被杀害，我们已秘密派人把水殿霞特别保护起来……这样就给我们的对手造成了一种错觉……也许，同我们较量的对手就会出面‘加深’问题。”

“问题是如此之简单，要消灭扑灯蛾，必须给定有灯的条件。没有夜里的灯光，扑灯蛾不会飞来……我们要在短期内攻克 WHGAR 资料被窃间谍案，同时把要制造出间谍可能出来活动的氛围和条件……”

马主任手里夹着烟，在空中不停地比划着说。原来如此！这位高明的反间谍专家一席话驱散了笼罩在金波潭心中的那团迷雾。

他长吁了一口气。

“你是否领会我的意图？”马主任问。



智胜

金波潭点了点头。“你的意图，我完全明白，我们市局一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以掩护甲—B的尖刀直插反华势力的心脏，将其一网打尽！”

“对，必要时，就是要放点烟雾。”马主任说。

红色出租车从市公安局大门开进来，绕过绿茵茵的草坪嘎地一声停在办公大楼前。

古道权走下车来，急冲冲地朝楼上走去。

大楼里异常冷清，许多处室都关着门。

四楼廊道中有一缕白晃的光。于是他朝那儿走去。那是办公室的一间秘书室，秘书正伏在桌上写材料。

“龙政委在哪儿？”古道权进屋就问。

秘书抬头一看，这人满身尘土，头发蓬松，好象在哪儿见过，可一时又想不起来。

“你是哪个单位的？”

“931 公安分局的。”

931 分局的怎么不知道龙政委牺牲了？

“有证件吗，拿来看看。”秘书问。

机关里的人什么作风？见我这副装束就装着不认识我了？他从兜里掏出警官证，生气地朝秘书面前的玻板上扔去。“看吧。”

秘书拿起桌上的证件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人就是古道权？

前几天，不是听朱阁亮说他失踪了。怎么今天又跑回来？

莫非……

秘书想稳住他，一边同他说话，一边给金波潭拨电话。

“你小子跑到哪儿去了？”

“到广州，昆明。”古道权把烟叼在嘴上，漫不经心地说。



智胜 ①

电话通了。

“喂，金局长吗？……古道权回来了……这时在我办公室……他来找龙政委……”

秘书和金局长通完电话，指了指桌边的那张木椅。“坐。”

“哪个金局长？”古道权故意问。

“金局长，你还不认识？就是金波潭。”

“啊，是他……”古道权点了点头，既然是他来了，就得谨慎小心。

不一会儿，金波潭走进秘书室。

秘书急忙把椅子挪过去。

金波潭似乎来不及坐下。

“到哪里去了？”

“广州，昆明。”

“干什么？”金波潭压着心中的那团火。

“调查 WHGAR 案件线索。”

“什么线索？”金波潭审视着他的脸。

“爆炸前五分钟，科亚龙一女工窜到了八研室楼上，案发后她窜到了昆明。”

金波潭猛然一怔，“朱阁亮知不知道？”

“给他汇报，他不听……他想一个人破这案子……那天中午，我给他打了不下十次电话，……我只好带人去查……”

怎么会是这样？

也许，朱阁亮当时遇到了更为紧急的情况而来不及听他的汇报。

金波潭点了点头，接着问：“你们去了几个人？”

“只有我和郑均。”

“侦察的结果怎样？”



智胜 ①

“人，我们已抓到了。”

“带回来了吗？”

“带回来了。”

“人，在哪儿？”

“刚到，还在车上。”

“下去看看！”

楼下，红色出租车停在花坛边，车门紧闭，连车窗的玻璃也没有摇下来，由于灰尘太厚，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

“人呢？”金波潭问。

古道权向车上打了个手势。

身着便装的郑均从车上下来了，紧接着一个披头散发、穿着时髦的青年女子被带下了车。

她的手被手铐锁住，脸色苍白。

金波潭走过去，目光在女人身上审视着。

“叫什么名字？”金波潭背着手站在女人的面前。

女人没有回答。

“我们局长问你，嗯？……哑巴啦？……”郑均训斥着她。

女人依然低着头。

花坛边的水泥地上，散落着少许枝叶。

雨后的早晨，这儿弥漫着芬芳的泥土味。一只粗黑的蚂蚁从那灰白的粘附着污渍的鞋子上爬上来，沿着光滑的边缘，踩着那肉色的被脚背绷紧的丝袜继续前行。一会儿停留在那紫色的玫瑰花旁边。似乎这腐嗅的气味来自粘附着尘埃的紫色塑料花冠。于是，蚂蚁朝花瓣中那淡红发亮的花蕊爬去。它那肥大的屁股跷了起来，张开锯齿大钳。质地的坚硬宣告了它的尝试的失败，于是它从那花蕊里爬出来，终于在那光滑的边缘部分闻到了类似动物的尸嗅。它，叮在那儿。



智胜

脚背一阵刺痛,这种刺痛伴合着奇痒迅速扩散。她急忙把身体的重心从那只脚上移开,脚尖刮着地面,企图抖掉这种刺痛。

“站好!不耐烦啦……你还没有尝到专政的滋味!”郑均见这女人站着也不规矩,于是他大声训斥。

金波潭见这女人不开腔,心想,这涉嫌间谍活动的女人怎么会轻易开口?

于是,他的目光从女人身上移开。

“她叫什么名字?”金波潭看着古道权问。

“假名余恬恬,真名叫邓佳佳。”

“哪儿人?”

“科亚龙公司的,老家广州人。”

“就这里的科亚龙公司?”

“是。”

原来是这样!

金波潭紧张地思考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王秘书说:“王秘书,把驾驶员接下来,安排到会客室里休息。”

王秘书急忙过去,把驾驶员叫下了车。也许,由于过度疲劳驾驶员走下车来,身子有些摇晃。

金波潭急忙上前,握着驾驶员的手说:“谢谢你,路上太辛苦了。”

驾驶员笑了笑:“没有什么。”随即,他锁上车门,提着水杯跟着王秘书朝办公大楼南侧那幢楼房走去。

“你先把她带到接待室去,等会儿武警的车子过来……”金波潭说着,拿出手机拨通了武警支队的电话。

余恬恬被郑均带走了。空旷的水泥院坝里只剩下了金波潭



智胜

和古道权两人。

金波潭对古道权未经领导同意而轻率地动手抓人深感不安。

这间谍案那能像侦破一般的刑事案？一旦暴露了意图，就等于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

这个刑警队长可能还没有认识到 WHGAR 资料案的国际政治背景，仅凭个人的良好的主观愿望或者动机……

可是这种良好的愿望或者动机一旦偏离了组织的、集体的意图，就会干扰和影响整个侦破的进程。

“你们是白天抓的，还是晚上抓的？”金波潭问，

“白天，快到中午 12 点了。”古道权答。

白天抓她，必然有人看见，金局长的眉毛即刻皱了起来。

“什么地点，具体部位？是否被人看见？”金波潭问。

“在昆明火车站广场邮亭左侧那排铁皮房子的店铺前面。”

在这样的环境中抓人，显然暴露了目标。

于是他以批评的口吻说道：“你们就不能把时间改一改，定在早上或晚上？非要在那人多拥挤的地方，在那众目睽睽之下……在中午 12 点……你干了多年的公安，难道就不知道密捕？”

我怎么不知道秘捕，你们这些当官的，老是瞧不起人。我干了那么多年的公安，难道就不懂得这些规矩？自己不愿深入下边了解情况，给他汇报情况还得分人。与他贴近的人，随便在他面前说什么都听得进去，就是花言巧语，乃至中伤他人，也信以为真。而一旦关系疏远，稍微有点隔阂，无论给他汇报什么，老是不人想听……

既然如此，还用得着同他分辨，向他解释？

古道权一想到这儿，心里打了个寒颤，脸上泛起了鸡皮疙瘩。他掏出兜里已经揉破的皱巴巴的红梅烟。然而此时手里的



智胜

打火机偏在这时不争气，他连打了三下，都没有打燃。原来这扁平透明的密封的塑料小瓶里已没有液体了。于是，他把打火机倒过来……让那仅存的少许液体回流到连接机蕊的白色吸管那儿，然后按动齿轮，火终于打燃了。

烟雾猛呛着他的喉咙，驱散了他全身的那种尴尬。

“人，放在哪儿？”古道权嘴上叼着烟，把两手插进裤兜。他看着前面花坛水池里的那座假山问。

此时，那假山上的喷泉的水雾弥漫，细小的水珠落在黄角兰宽大的叶片上，晶亮的水滴顺叶尖往下滴落，如断线的珍珠。

“放到武警中队去。”金波潭缓慢地说。此时，他的语气已经平和。

“就不能弄回 931？我是 931 分局的……人，放在这儿，不就给你们市局添了麻烦？”古道权语气生硬，他把“你们”二字的尾音故意地拖得很长。

金波潭瞟了他一眼，没有吱声。

看来这个古道权已把 WHGAR 案看得太简单了。他如此般的心境和认识，只能导致他对此案表现出来的那种轻率，这对整个案件的侦破必定有害无益。看来，他不能承担对这女人的审讯了。

“人，放在哪儿，你就不必考虑了。这次，你和郑均很辛苦……还没有吃早饭吧？去，到招待所那边看看，洗个脸，吃顿饭，然后好好睡一觉……”金波潭要笑眯眯地看着古道权说。

古道权一听金波潭这话，心里不由得一阵火起。

什么考虑考虑？线索是我发现的，人是我抓获的，人押回来了，眼看案子就要破了，只差点儿火候……这时候就把我劈开……

你把我古道权看成是什么人？



智胜 ●

我就办不来案子?!

“我说……金局长,我古道权虽然不是当局长的料,可我办得来案子。”

金波潭一听这话,本想对古道权发火。

如果在平时,他要实实在在地批评他一通。

这古道权怎么能这样?线索是你发现的就是你发现的吧,人是你抓的就是你抓的吧,可你作为刑警队长就不懂得顾全大局?

就不懂得通盘考虑?而把个人的名利看得太重!这怎么行?……

但现在,在这个时候,得让他冷静下来之后再说。于是,他压低着火气看着古道权疲惫的脸说道:“你和郑均发现的这条线索很重要。正由于这条线索重要,才把人秘密监护起来,至于如何对她进行审查,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策略这还得经过慎重讨论研究。”

就在这时,从武警支队开来押送余恬恬的草绿色吉普车已经停在花坛边。

支队长走下车来,金波潭便朝他走了过去。二人在小车旁边一阵交谈之后,支队长便把车上两个武警叫下了车,朝大楼底楼的休息室走去。

不一会儿,支队长带着武警,把余恬恬从大楼里押了出来,带上了吉普车。

押送余恬恬的吉普车开走了,那辆满身泥浆的红色出租车便孤零零地停在假山喷泉边。

中午时分,古道权和郑均在泉州饭店门前送出租车司机之后,他提着不锈钢水杯,夹着公文包,满脸通红地和郑均一道挤上了公共汽车。